

浪漫与悲凉

——蒋氏家族婚恋写真

闵娟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浪漫与悲凉

——蒋氏家族婚恋写真

闵娟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浪漫与悲凉——蒋氏家族婚恋写真/闵娟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9. 11
ISBN 7-215-04621-4

I. 浪… II. 闵… III. 蒋介石(1887~1975) — 家族 — 婚姻 — 历史 IV. K8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3053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76 千字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定价:13.00 元

内 容 简 介

蒋氏家族的婚恋生活,多年来就是广大读者想了解的事情。他们的婚恋颇具罗曼蒂克色彩,可是有谁知道蒋家的儿媳在婚后的生活中所遭受的痛苦和寂寞?有谁知道她们身置豪门却过着禁宫生活?有谁知道她们到蒋家以后坎坷的遭遇?更不会有人知道,蒋家的儿媳在丈夫丧失后,她们的生活更是孤独凄惨。

这本书以鲜为人知的资料,生动地记叙了蒋氏家族的婚恋生活,写出了他们的家世、经历、个性、悲凉,刻画了人物的心理,情节起伏跌宕,文笔流畅,是一部可读性强的作品。

目 录

第一章 蒋介石的妻妾	(1)
1. 少年娶毛氏为妻	(1)
2. 饱尝夫妻分离之苦	(7)
3. 金屋藏娇——姚怡诚	(9)
4. 蒋纬国义母姚氏	(14)
5. 陈洁如被逼出国	(22)
第二章 政治联姻	(38)
6. 权力与财力的结合	(38)
7. 宋美龄被绑架	(47)
8. 生活内幕	(54)
9. 蒋介石猝死,未亡人离台	(67)
10. 百岁高龄迁新居	(74)
第三章 蒋经国的婚恋	(83)
11. 爱上了金发女郎——芬娜	{83}
12. 经国夫妇拜见蒋介石	(91)
13. 方良遭蒋介石辱骂	(102)

第四章 婚外恋曲	(106)
14. 生活中的第三者	(106)
15. 不吐真情	(114)
16. 章亚若之死	(128)
第五章 蒋方良险遭遗弃	(137)
17. 又面临新的挑战	(137)
18. 蒋介石痛骂经国	(145)
19. 仍扮演寂寞的角色	(155)
第六章 蒋纬国的婚姻波折	(159)
20. 初坠情网	(159)
21. 相见在异国	(160)
22. 娇妻早逝	(162)
23. 梅开二度	(167)
第七章 徐乃锦的生活悲剧	(169)
24. 爱情结下苦果	(169)
25. 蒋孝文患“不治之症”	(173)
26. 自立自强的女人	(176)
第八章 扶不起来的蒋孝武	(181)
27. 敢于跳出蒋家的汪长诗	(181)
28. 蒋孝武狂追蔡惠媚	(184)
29. “江南命案”毁了前程	(187)
第九章 明争暗斗	(194)
30. 宋美龄返回台北	(194)
32. 兄弟俩都未继承父业	(200)
32. 两个女强人	(206)
33. 蒋孝武死亡,蔡惠媚隐居	(214)
第十章 蒋孝勇远离台北	(219)

34. 非同寻常的婚礼	(219)
35. 告别台北	(223)
附录:主要参考书目	(229)

第一章 蒋介石的妻妾

1 少年娶毛氏为妻

蒋介石原名蒋瑞元,6岁开蒙读书,十三四岁时,即读完了四书五经,从这些古典中,他学到了一点做人的规矩和处世的道理。

蒋母王采玉望子成龙,为儿子的功名前程不遗余力地四处请人,蒋瑞元先后换了几位老师。14岁那年,蒋母打听榆林村毛凤美专授《易经》,恰好蒋瑞元的一位表舅父是榆林村人,遂把蒋瑞元送到了榆林村,师从毛凤美学《易经》。蒋瑞元到榆林不久,从岩头方面竟传来了风言风语,说蒋瑞元与毛阿春如何如何!

听到这种传言,蒋母十分伤心。自己原指望儿子为蒋氏一门增光添彩呢,谁知也是这么个不争气的纨绔子弟,才14岁就弄出这种伤风败俗有辱门风的丑事来!叫自己如何面对蒋氏家庭的列祖列宗呢!

瑞元的外祖母姚氏听说了这件事之后,特意把女儿采玉找到葛竹来,面授机宜:既然风已经传到外面去了,倒不如假戏真唱,索

性找个媒人到毛家去正式提亲，把毛阿春明媒正娶到蒋家来，一来可以堵住乡邻们的嘴，二来也就此给瑞元这匹野马驹子套上个笼头，省得一天到晚惹事生非。于是，蒋母找了个媒人到岩头毛阿春家去提亲。

毛阿春的母亲叫蒋赛凤，是蒋瑞元的堂姑。蒋赛凤早年嫁给岩头毛凤扬为妻，毛凤扬因病去世，遗下一个女儿，名毛阿春。同是中年丧夫，王采玉与蒋赛凤虽是堂姑嫂的关系，但也经常往来叙话。因此，蒋瑞元自幼便常能见到毛阿春，彼此两小无猜，在一起玩得颇为开心。

这毛阿春生得眉清目秀，性格开朗活泼，年岁也与瑞元相仿，两个孩子青梅竹马，彼此的印象都很好。有了这么一层关系，当蒋瑞元来到榆林读书后，便经常利用私塾放学的闲暇时间到岩头去看望堂姑，顺便找阿春玩。后来，风言风语地传到了蒋赛凤耳朵里，她把女儿关在房里训斥了一顿，严令她今后再不准同瑞元来往。正在毛阿春被母亲关在房里闭门思过，蒋赛凤独自坐在堂前生闷气的时候，王采玉请的媒人上门了。媒人满面堆笑，刚把蒋家提亲的事说了个开头，蒋赛凤没容媒人把话说完，即站起身来下逐客令：“行啦行啦！我们那位阿嫂也真没眼色，养下这种惹祸讨嫌的歪坯不知道管教，还好意思给他提亲！请你告诉瑞元那个混小子，我有十个女儿也不会嫁给他这种败家子的！”

王采玉听了媒人的传话，又气又恼，要和蒋赛凤比个高低。她



蒋介石与长子蒋经国、次子蒋纬国
合影

特意赶到榆林去拜访表兄陈春泉,说:“赛凤把我家阿元看成一只虫,我这次一定要给瑞元说一房好媳妇,而且非岩头村的姑娘不娶!”这个条件,把陈春泉难为得直皱眉。无奈何,只有舍下一张老脸,到岩头村去碰碰运气了。

陈春泉所在的榆林村,离岩头村只有一公里。陈春泉答应了表妹王采玉的请求后,左思右想,反复比较,才选定了毛鼎和家。论财产、论地位,毛鼎和家在岩头村是数得着的,远非蒋赛凤家可比。论到姑娘的相貌,毛鼎和二女儿毛福梅也是眉清目秀,身材匀称,皮肤白皙,颇有点“福相”。陈春泉相中了毛家,认为只有毛福梅能与毛阿春相匹,虽不敢说毛福梅比阿春姑娘漂亮,但至少是不会被阿春比下去,正好满足王采玉的条件。

毛鼎和是个精明人,一眼看出陈春泉登门拜访必然有事,二人寒暄了一阵子,陈春泉正不知该从何说起,毛鼎和倒先开了口:“陈先生馆业繁忙,今日造访必是有事吧?”说罢,笑吟吟地用嘴含住烟袋,盯住了陈春泉那闪烁不定的双眼。陈春泉心一慌,不由得脱口而出:“哦,我是来给你家二小姐提亲的。”他直视着毛鼎和,观察他的反应。毛鼎和眉开眼笑,饶有兴致地说:“哦?陈先生亲自为小女做媒,那可是我家阿梅的福气呀!可不知是哪一家的公子?”

毛鼎和索性开门见山,把瑞元与自己的关系、瑞元的家庭情况和学业成绩等一口气说了个明明白白。最后申明:自己是受表妹王采玉之托,情无可却,不得已才登门求亲的。

毛鼎和听完陈春泉的介绍,竟仰起脸来哈哈大笑:“陈先生,您可是过虑了!像溪口蒋家这样的名门世家,我们还怕人家嫌弃呢!那蒋瑞元小小年纪就能吟出‘一望山多竹,能生夏日寒’这样的诗句,日后前程必是不可限量啊!”

陈春泉一听,心里乐开了花,急忙双手一揖:“这么说,我这杯喜酒是吃定了?”“吃定了,吃定了!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这大媒人

呢!”毛鼎和笑着还了一揖。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封建礼教桎梏下的少女毛福梅的终生大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1901年，19岁的毛福梅嫁给了只有14岁的蒋瑞元。

蒋母为筹措儿子的新婚大典，动员了可以动员的一切力量。蒋介石是大哥，蒋瑞春是大姐，自然当仁不让，蒋瑞春还把自己的丈夫宋周运也叫了来，帮助操办庆典、迎亲送友。介卿、瑞春兄妹俩都是“过来人”，办这种事自然得心应手。一时间蒋氏老宅丰镐房热闹非凡，喜气洋洋。

毛家在岩头村算是大户，毛福梅出生时，曾请了一位相士算命，那相士开口便说毛福梅是一颗“福星”，将来“贵不可言，福寿无双”。其实，这也是算命先生为讨主家欢心而随口胡说而已。实际上，毛福梅日后“贵”则贵矣——虽被蒋介石“休”掉，但仍未离开蒋家，也仍然是蒋家王朝的“太子”蒋经国的母亲。若说“贵”也还沾一点边，但“福寿”二字可就无从谈起了。毛氏与蒋介石的婚姻，几乎没有任何幸福可言，毛氏于1939年死于日机轰炸，卒年57岁。这一个“寿”字也算不得“无双”。

婚礼庆典那天，花轿落地，伴娘将新娘子毛福梅搀下轿来，小心翼翼步入喜堂。新郎蒋瑞元，身披吉祥如意红花，由伴郎陪同也进了喜堂。在两位傧相的挟持下，蒋瑞元强打精神，随着主婚人的指令一次次下跪，好不容易行完了大礼，听到一声“新郎新娘进入洞房”，蒋瑞元仿佛听到了特赦令，伸手扯下头上的红色缨瓜皮帽往空中一抛，旋即奔出门去，加入到门外看热闹的顽童们当中去。这一“突发事件”使在场的亲友们一个个哭笑不得，最可怜的是新娘子毛福梅，为这件事，她一直忐忑不安。

一场婚礼风波过去，蒋瑞元不觉怎样，毛福梅一颗心却凉到了底，她晚上蒙被流泪，天明起床后还得收起泪水强作欢颜。

可万万没想到,“按倒了葫芦浮起了瓢”。事情是这样的:按奉化的风俗,新女婿要在第一个新年的大年初二到丈人家去拜年,当地人称“生头女婿上门”。奉化当地民俗,对这一礼节看得十分重要,届时男方必须带去许多礼物,送给女方的长辈,岳父母一家则须隆重接待,并借此机会考考新女婿的智力、待人接物的礼节等。

对于一般的新女婿来说,这是一件必须认真对待的大事。然而,蒋瑞元却根本没把这当一回事。大年初二的早晨,他吃罢早饭,不耐烦地听完了母亲和老婆的千叮咛万嘱咐,便带着一个为他挑着礼物的佃房上了路。刚走到村口,正赶上蒋氏家族的花灯会也要出村去“串演”。蒋瑞元本就是个好热闹的人,一见本族的花灯会,当然也要参加。蒋瑞元玩得高兴,早把他岳家拜年,当“生头女婿”的事抛到脑后去了。

再说岩头村毛鼎和一家,为了迎接新女婿上门,早早就做了准备。可是左等不见人影,右等没有消息,看看天已近正午,不见人来,又等了半天,直到太阳偏西了,仍然不见女婿上门。正在这时,被派出去打听消息的毛福梅的堂弟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报告:姐夫来了,现正在毛家祠堂里串花灯呢!毛鼎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读了9年诗书、刚刚结婚、肩负“生头女婿”的重任的人,怎么会去“串花灯”呢!想到这里,毛鼎和急忙令身旁的儿子毛武宝:“你快去看看,真是你姐夫的话,马上叫他回去,今天不要来了!”可惜,迟了一步。毛武宝刚刚出门,蒋瑞元已经率领着花灯队迎面而来。毛鼎和急忙迎出门去,在大门口与“生头女婿”蒋瑞元走了个碰头。毛鼎和一见蒋瑞元这副模样,当即伸手指着女婿大骂起来:

“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你还敢闹到我家门前来出丑!蒋毛两家的门风都叫你给败光了!”正闹在兴头上的蒋瑞元骤然间挨了老丈人的一顿辱骂,直气得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从此，蒋瑞元与岳父毛鼎和失睦，这个怨结几十年都没解开。后来，蒋介石发迹了，有一次回到奉化，毛鼎和曾坐着轿子去见这个当了大官的女婿。但蒋介石却托故不见，只送了岳父 2000 块银元，算是表达一点晚辈的心意。

毛福梅过门后，婆媳俩朝夕相守，婆媳的关系慢慢亲近起来，在蒋母的督导教训下，蒋瑞元与毛福梅之间的关系逐渐好转，蒋瑞元曾两次携毛福梅到奉化城里和宁波城里读书。那个时期，是毛福梅一生中所享受到的最美好的夫妻生活。

宁波伴读的短暂幸福生活结束后，蒋介石两次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其间还考入了保定陆军学校，四方奔走，在家的日子越来越少。

在蒋介石长年离家的日子里，毛福梅随婆母王采玉皈依佛门，每日陪婆母习经念佛，聊遣岁月。

溪口有个法华庵，是蒋母常去参拜上香的地方。有一天，一位人称“王大人”的尼姑来到丰镐房，与蒋家婆媳二人叙家常。这“王大人”平时喜欢给人看相，这一日聊到兴头上，便拉着毛福梅的手反反复复仔细揣摩起来。看了一阵子，“王大人”突然大叫起来：“哎呀大奶奶，你可真是个少有的福人啊！你看这手相，你命中一定会有大富大贵的儿子！”

这个尼姑可能是为了恭维毛福梅才信口雌黄的，可是王采玉和毛福梅听了却深信不疑。当初有一位风水先生也曾说过：丰镐房面对笔架山，“门对笔架山，代代子孙会做官”，丰镐房是块风水宝地，藏龙卧虎，蒋家日后必有贵子出生。从此，“蒋家必出贵子”的预言就日夜缠绕着王采玉的心，想到儿子结婚八九年了，却至今没有子嗣，她终于忍不住对儿媳妇说：“我们不是有阿元在上海的地址吗？明天咱们一起找他去。”

蒋母偕儿媳毛福梅风尘仆仆赶到上海，可真叫蒋介石为了难。

当时蒋介石正跟随陈其美等人奔走革命，应酬较多，而毛福梅别说出入交际场所，就是在陌生男人面前站一站都会羞得抬不起头来。蒋介石感到这个土里土气的老婆实在丢自己的脸面，便赌气将婆媳二人安置好后，一连几天连毛福梅的房门都未曾跨入一步。老太太看在眼里，气在心里。这一天，蒋介石来给母亲请安，刚一进门，就被母亲严厉地训斥了一顿：“我带着你的老婆到上海来干什么，你真的不知道吗？我看蒋家要在你手里断子绝孙了，你几天不露面，阿梅的眼睛都哭肿了，你难道想要我们婆媳俩的命吗？你听着，如果你再这样下去，我就去跳黄浦江！”

这一下，蒋介石慌了神，急忙向母亲赔罪认错，表示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老婆。蒋介石勉强与妻子和好了，两人同床共枕了一段时日。夏末秋初，当蒋介石再度返回日本学习时，毛福梅有身孕了。王采玉喜不自胜，送走儿子之后，她也带着儿媳离开上海，返回溪口家乡，等待着蒋家新一代的出生。

庚戌年（1910年）三月十八日，一个男婴在溪口丰镐房蒋氏祖室内呱呱坠地。这个孩子就是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

2 他尝夫妻分离之苦

蒋经国的诞生，给蒋母和毛福梅带来了无穷的乐趣。毛福梅更是喜上眉梢。自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到蒋家以来，她的惟一任务，就是侍候婆婆和丈夫。等丈夫稍微成熟，他又负笈远游，天各一方，饱尝夫妻分离之苦，孩子的降生，给她带来无限的乐趣和精神寄托。

毛福梅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然而蒋介石需要的不是这种夫人。原因是毛福梅是乡下女子，没有什么文化，见不得世面；而

蒋介石在上海碰到的尽是些花枝招展的女人，蒋介石钱来得容易，玩女人也非常容易。他对毛福梅从来没有动过真情。

1921年春，蒋介石借口毛福梅耽误儿子的前程，对毛福梅大加训斥，甚至动手殴打毛福梅，并写一封信提出离婚，将毛福梅赶回娘家去。在王采玉的坚持下，毛福梅又回到溪口。蒋介石对毛福梅返回丰镐房虽然极度反感，却不敢公开与母亲作对。

蒋介石和毛福梅的关系经过这一场风波，已经破裂到无可挽回的程度。1921年夏天，蒋母王采玉溘然长逝。同年11月，蒋介石又写信要求与毛福梅离婚，其内容如下：

十年来，闻步声，见人影，即成刺激。顿生怨痛者，亦勉强从事，尚未有何等决心必欲夫妻分离也。不幸时至今日，家庭不成为家庭，夫固不能认妻，妻亦不得认夫，甚至吾与吾慈母水火难灭之至情，亦生牵累，是则夫不夫，妻不妻，而再加以母不认子，则何有人生之乐趣也。……吾今日所下离婚决心乃经十年之痛苦，受十年之刺激以成者，非发自今日临时之气愤，亦非出自轻浮的武断，须知我出此言，致此函，乃以至沉痛极悲哀的心情，作最不忍心之言也。

毛福梅听到蒋要“离婚”，大骂起来。骂得蒋介石心头火起，痛打毛福梅，直到蒋经国流着眼泪跪在他面前苦苦哀求他别再打母亲了，蒋介石才停住了手，走出房门。

毛福梅虽惨遭蒋介石的毒打，却仍然坚持不同意离婚。蒋介石在亲朋故友的激烈反对下，只得允许毛福梅继续留在丰镐房老宅里，那个“离婚”的“条示”也只是成了一种形式的象征。从此，毛福梅成为丰镐房里地位特殊的女主人，她不承认离婚的“形式”，却默认了离婚的事实，独自操持丰镐房的家务，将全部感情寄托在诵

经拜佛和儿子经国身上。

3 金屋藏娇——姚怡诚

1912年,蒋介石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信,把自己即将回家探亲的事告诉给母亲及毛福梅。信末,他轻描淡写地附了一笔:“不孝儿要携一新妇侍奉母亲大人。”

这轻描淡写的一笔附言,才是蒋介石探亲之前先写这封信的目的所在。他深知自己在外纳妾会使母亲和毛氏大受刺激,但自己纳的这个小妾,不能一辈子不见婆婆,所以,他采取了先写一封家书下点“毛毛雨”的办法,让丰镐房的两位女主人先有个精神准备,以免自己下不了台。

毛福梅听说丈夫在外面纳了妾,而且还要带回家来,一把抱起尚不足3岁的经国,忍不住失声痛哭。

蒋介石新纳妾名叫姚怡诚,小名阿巧,又名怡琴。她出生在苏州治长泾河北岸一个名叫南桥的小镇上。阿巧红颜薄命,幼时父母双亡,随叔父姚小宝生活。十几岁时,叔父姚小宝招乡人沈天生入赘,与阿巧成婚。因为是“倒插门”的女婿,男随女性,沈天生就成了姚天生。

这位姚天生有两个叔父,当时在上海西藏路八仙桥一带做工,主要干一些力气活。比如,堂子(妓院)里的妓女要出门应酬,他们便抬了轿子负责接送;谁家里有了丧事,一应殡殓事宜也由他们来做。阿巧结婚后,也随姚天生来到上海,姚天生跟着叔父们干力气活,阿巧则被介绍到堂子里去当佣人。

不料来沪不久,姚天生就染上了吸毒和酗酒恶习。本来温饱之外还略有盈余的小日子渐渐入不敷出,越过越艰难了。贫困加

上陋习，破坏了小家庭的和睦。姚天生每每喝得酩酊大醉，毒瘾发作时还经常对阿巧大打出手。阿巧不堪凌辱，遂自己在上海五马路一家名叫“群玉芳”的堂子里谋了一份差事，从此不再回家了。

阿巧到“群玉芳”后，仍做一些侍候高级妓女的工作，被列为“细做娘姨”，负责高级妓女的起居照应、送往迎来等。在这里，她有了个花名，唤做“怡琴”。当时，陈其美是“群玉芳”的常客，蒋介石经常随其美出入，时日渐久，认识了这位在堂子里当女佣的姚怡诚。

蒋介石幼读诗书，数度出洋，见过一些世面。十里洋场的风光，灯红酒绿的繁华，早已很对他的胃口。香风熏染之下，他越来越觉得乡下那个土里土气的老婆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称。何况这时的蒋介石不单单是“革命青年”，而且早已做了“革命军官”呢。结识了姚怡诚之后，两个人很快堕入了情网，频繁幽会，如胶似漆。

蒋介石与姚怡诚明来暗往的热恋，一开始是瞒着陈其美的。可是，陈其美是个风月老手，虽然蒋、姚二人偷偷摸摸，又怎能瞒过他的眼睛。一天，陈其美同蒋介石一起到堂子里打牌，趁着大家玩得高兴，陈其美点破了这层“窗户纸”。

事情挑明了，蒋介石花了一笔钱把姚怡诚从堂子接了出来，又在外边找了一间房子，两个人开始了不是新婚胜似新婚的同居生活。

比起溪口家乡的毛氏夫人来，蒋介石觉得姚怡诚是自己平生所遇最好的女子。她虽然结过婚，却更具成熟少妇的温柔体贴与风流韵味；虽然出身寒微，却因为久居上海而陶冶出一种现代女性的雍娴典雅的风度。姚怡诚长期混迹于“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既见过大世面，又懂得怎样才能讨男人欢心。因此，两人同居后，着实过了一段鱼水相欢的甜美岁月。

蒋介石与姚怡诚热恋时，不敢向她说明自己是个有妻有子的